# 續藏書卷二十三目録

##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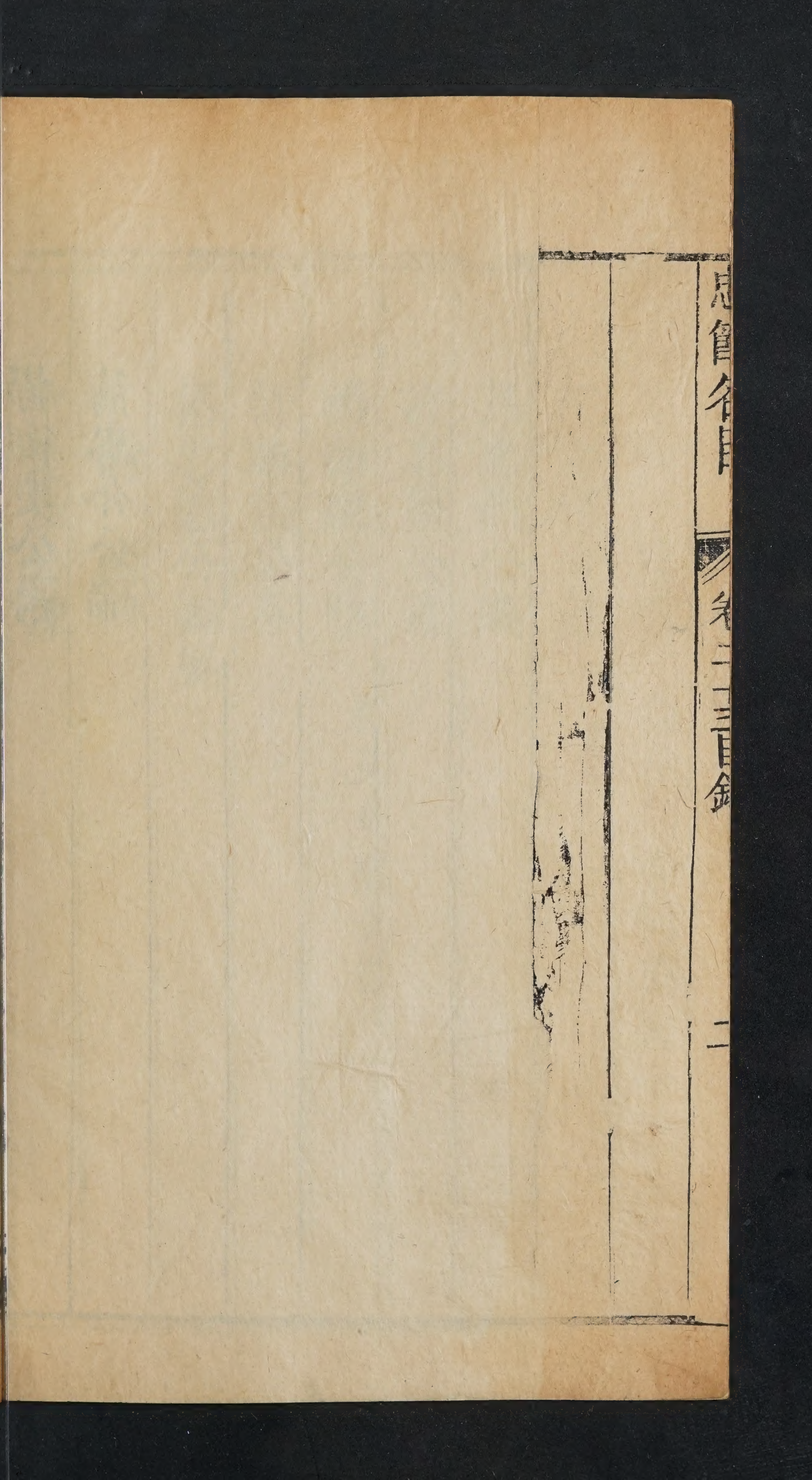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狆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續　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改翰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
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碩纍下、碎其
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
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
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舂玉映、人共寶之、如
月蠙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
鉞釪、舉進士、鉞官廣東參政、釪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

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
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
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
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
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
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
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

公卿飲、公不徃、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
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陞郎位、有司
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
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婚、情
禮自别、乞勑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
荒四事、四年、勑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搆公、激言官怒、並
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郎訊留
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
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　茂陵卒踐天祚者三
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　英宗實錄、檢公
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
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
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
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
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李　鼎　輯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爲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髀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好礼官

尚書廖恭敏公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太上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
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即位
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
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
詣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以內艱來京適韋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公任性易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蔕人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燕爲懽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哀助人

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内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
掌道者謫戍餘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
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
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
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　茂陵即位
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
海塘縣西走馬堤鄞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
塘皆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
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寮案問候尚諭築海塘法

及濬西湖之利卒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
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
工執藝事以諫
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
宮絶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
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
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
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
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

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

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

斬蘆覆尸葬之

少卿黃公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
不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曰

諫巡遊封事第一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
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
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巳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
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
巳動可不愼乎故唯聖人爲能愼動仰唯 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
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
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
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
因以達。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
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

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
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
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
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
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
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
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
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
而不敢言即今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遠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家雪既徙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覲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而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

為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親

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

武大臣共圖大議仍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

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

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

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

疏卽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

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

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嘗是時海内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

山震抗疏諫、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創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遷、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嘻唄之當愧死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
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
中貟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
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
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
復立淸明之朝耶 章下吏部為寢張英者京衛指揮
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
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
獄問英囊土何為曰恐汚 帝廷灑土掩血耳須臾

緒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瑾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巳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為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迨　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仵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懼傷國體而不欲宣著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巳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襃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既祀公鄉賢應天府又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武皇帝朝璀彬相繼用事彬導上遊幸禱祠名山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倖彬爲内應比南巡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益盛兵部郎中黄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稍稍踵之、 武皇帝怒羣等、彬復揚言羣旦夕且死、冀以脅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為彬所脅、又羣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左右姦邪蠱惑、羣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 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遐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歸
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彬意而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
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
草疏時詗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
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
見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
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
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巡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劘切諸生
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兒設爲滂大
素志也
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
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
諫獨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貲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
繕主事明年權木荆南故事多昵婿胥歲增羨以自
潤商人苦權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
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
辭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算三之一風水敗貲者

勿算以羨足常數但令札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
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謁至者盡沒
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榷令比去行李蕭然卒之
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櫬歸葬先是被杖時
殳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是○素○志○ ○ ○ ○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叜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刼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輂金璧遁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徼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庶人自以為事十成八九日恣

楨、朝議選才節大臣擢其機牙陞公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
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
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
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
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
言、但託禦他寇、尚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
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
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

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
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
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横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
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
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
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
諸奸所得即逹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
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
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四出沒鄱陽湖行刼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遇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蹤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駡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illegible][illegible]之大駡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illegible]公至
胥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偽稱
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
乘城拒宗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
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挺竿、比
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
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
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
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
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 尚書許忠節公事畧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沈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鎭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内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縶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

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擢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為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